



特别策划·父与子

习主席在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时说，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字，我从那个时候就一直记到现在，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。”

精忠报国，赤子之心。这四个字，也始终被中国军人用特有的方式传承融于血脉之中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的骄傲与光荣。

那年夏天，我在南疆某地采访，偶遇武警兵团总队某部中队长张南翔。他坐在星光灿烂的夜色中，倾听着初到边疆的迷茫与困惑。

“你愿意成为父亲一样的军人吗？”

“你能像父辈那样牺牲奉献吗？”

“你的未来能够超越父辈吗？”

“这三个问题，我从小到大问过自己很多遍。”张南翔说，“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答案数次改变。”

在张南翔的讲述中，父亲张宏是个响当当的好兵，但并不是称职的好父亲。

“我很难用词语准确描述挚爱的父亲。他是别人口中的‘兵王’，也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。”然而，在父亲无声的影响下，张南翔也选择穿上军装，为祖国

守边疆。直到被戈壁大漠的风沙磨去脸上的稚嫩，他才渐渐读懂父亲多年来在大海风浪里的坚强。

2020年春，我在南海之滨见到刚刚退休的海军某部一级军士长张宏。霜染两鬓的张宏，昂首行进在潮湿温润的海风中，自豪地谈论“我的潜艇我的兵”。

“你生命中最骄傲的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一家四代皆忠勇，辈辈皆是军人。”张宏朗声作答，“我爷爷张德发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，父亲张有金曾是

空军某部正连职军官，我的弟弟张展也曾在海军某部服役，儿子张南翔军校毕业后任武警副连职排长。我们一家四代人四个军兵种，代代‘精忠报国’。”

把年代作为标志性刻度是一种时尚，但任何年代都不是青春唯一的证明。张南翔一家的故事平淡而丰富，情感含蓄而深沉。从“40后”到“60后”再到“90后”，一代青春有一代青春的样子；从陆军、空军、海军到武警部队，一代军人有一代军人的风采。

歌德说：“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



西，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。”在祖国大江南北座座军营里，凝聚着千千万万像张宏、张南翔这样的军人世家。他们在不同年代走进不同军营，共同选择用血色的忠诚铸就青春的底色；他们穿上不同颜色的军装戴上不同衔级的肩章，默默用牺牲奉献刻录军人的骄傲与光荣。

“你的骄傲，便是军队的骄傲；你的光荣，就是祖国的光荣。”每名官兵都把“精忠报国”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，强军兴军就有希望有力量。

记者手记

“当潜艇兵苦，在海岛上服役更苦。”每当回想起长达30年的戎马生涯，我心中总是感慨万千。

退休前，我在南部战区海军某部任一级军士长。老部队驻防在远离陆地的海岛上，自然条件非常艰苦，官兵们总是调侃道——“夏天台风走，冬天寒潮来，春季满墙湿。”

许多人都觉得，取鲸蹈海是件美好而浪漫的事情。可只有我们潜艇兵知道，湛蓝海洋在变幻莫测中蕴含着多少危险。

还记得，多年前随潜艇执行远航战备巡逻任务时，遇上超强台风，整个潜艇龙骨架都哗哗作响。为了战风斗浪，全体官兵两天两夜没合眼，甚至有战友用绳子将自己固定在位子上，大家齐心协力最终得以顺利返航。

对于父亲，小时候我有些畏惧。直到自己也穿上军装，我才真正认识并理解了父亲这名老兵——

我与父亲：“相遇”在军营

■武警兵团总队某部中尉 张南翔



特稿

这是我家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

记忆里，与父亲第一次见面，是在我号啕大哭中拉开序幕。

“孩子还小，等长大就好了……”在那个明媚的午后，母亲无奈地安慰着父亲。父亲笑着收回了伸向我脸蛋的手，双手局促不安地交织在一起。

也难怪，彼时父亲长年在离家3000多公里外的海岛上服役，一家人聚少离多，能够团圆的日子屈指可数。

记得那是一个下午，父亲带我去市场买了很多玩具，我特别开心。临回家时，我突然冒出了一句：“叔叔，你也早点回家吧！我和妈妈要休息了……”

听到这，父亲红了眼眶。

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女人。父亲长年不在家的日子里，她要照顾我，还要兼顾双方父母，颇为不易。

小时候，我们家条件不太好。为了应对家里开销，她一边带着年幼的我，一边在菜市场卖鸡蛋。冬天的菜市场很冷，母亲在寒风中抱着我吆喝买卖。

年幼的我体弱多病。一次次，母亲带着半夜发烧生病的我奔波在漆黑的夜幕里。那时我无忧无虑，未曾读懂母亲背负的生活重量。

7岁那年，我和母亲随军来到部队。车子在乡间道路上颠簸，深夜时分我们终于到达驻地。

母亲期待多年的团圆梦成为现实，我像被压在五指山下的“孙猴子”，以往在母亲面前的宠溺和娇惯再不敢有所露头。

父亲皮肤黧黑，身材壮硕，脾气急，做事雷厉风行，收拾起我来也如“秋风扫落叶”一般，没有半分懈怠。虽然只有我一个孩子，可他对我要求很严，从不娇生惯养。

我知道，这是我家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。自太爷爷走上抗美援朝战场起，一家人就陆续走上了从军路。父亲18岁那年，独自一人背上行囊，告别父母，来到部队。多年的军旅生涯更是塑造了他铁面无私、说一不二的性格。

随军后，一家人看似团聚了，其实父亲常年跟随潜艇出海执行任务，一家人仍是聚少离多。

我们父子俩交流并不多，在我心里，他更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。即使是多年后我考上军校，遇到什么事总会想到先给母亲打电话。

他是个好兵，却算不上一个好父亲

自打我随军来到部队大院第一天起，我就知道父亲是个好兵。

为了及时赶上演习，父亲做完手术还没有拆线就咬着牙坚持上战场。

那时家里仍不富裕，身边的战友遇到困难时，父亲总会慷慨解囊，这也引来母亲埋怨他“打肿脸充胖子”。

父亲工作非常敬业，光是日常记录的专业理论笔记就堆了满满一大摞。他从不信奉“教会徒弟，饿死师父”这套理论。战友们遇到困难他总是倾囊相授，为单位培养了一大批业务骨干。

岛上生活很苦，常年酷暑难熬，一到

夏季更是风吹石头跑。长大后，我曾问过父亲坚守在这里的意义。他没有长篇大论讲道理，略为沉思后对我说：“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，比这还苦得多咧，现在日子可是好多了。”

在我看来，他是个好兵，却算不上一个好父亲。至少，在我眼里，一个好父亲的定义应该是包容、理解和陪伴，而不是命令、执拗和缺席。

矛盾在我高考结束的那个夏日爆发。

“张南翔，你给我去考军校！”

“当兵有啥好？在那个破岛上，你到底图个啥？”

多年来，接送我上学的是母亲，开家长会的也是母亲，甚至受委屈了也只能找她倾诉。现在，父亲凭什么支配我的人生？

那时的我，正处于“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”的年纪，更何况从小长在部队大院，早就对军旅生活失去了新鲜感。我们之间的“战争”轰然爆发。

最后，我还是拗不过他，迈进军营的大门，成为我们部队大院里走出的第一名军校生。

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面对大家的祝贺，我心里对父亲竟产生了一丝怨意。

到军校报到那天，父亲特意请了假，并郑重地换上了海军常服。一家人行走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，父亲一级军士长的硬质肩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赢得了无数目光的敬意。战友们说，成为“兵王”是一名士兵至高的荣誉。

送我到学校，父亲在校门口哭得像个孩子

都说思想是行为的先导，而我的思想在入伍之初就抛了锚。跑步跑不动，器械拉不上去，内务卫生一塌糊涂……就这样，“兵王”的儿子被慢慢贴上了“后

进”的标签。那段日子里，我常常在深夜辗转反侧，对父亲的抱怨更深了。

从小到大，我在他心里到底是个什么位置？

其实，我一直知道父亲心中有一个军官梦。他的军旅之路颇为坎坷。入伍第3年，他曾如愿以偿考上军校，成为一名军校学员。没想到，他文化底蕴太差，多门考试挂科，被迫退学。回到部队后，父亲不甘心，潜心钻研业务，并在多项比武中摘金夺银。可是，阴差阳错，他还是和提干失之交臂，最终与军官梦挥手告别。

母亲从不让我在父亲面前提这些往事。可每次想到父亲的这个心结，我对他的抱怨又添了几分：“凭什么要把你的意愿强加在我的身上，我又不是你的兵！”

挂科、违纪……浑浑噩噩成了我身上摆脱不了的常态。

母亲从电话中得知了我的迷茫。那天，我又满腹牢骚地一通抱怨。电话那头，母亲沉默一会后说：“其实，你爸才是最爱你的。那天把你送到学校后，他在校门口哭得像个孩子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满是惊愕。在我印象中，父亲是一个“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人”。在长达30年的军旅生涯中，他曾无数次在惊涛骇浪中直面生死。

他居然也会流泪？这是我从没听过的事情。

那年夏天，学校没有放假，我们在营区组织强化训练，父母来队看望我。父亲一改以往的沉默寡言，絮絮叨叨和我聊了很多他的故事。

临走前，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那年你还小，我随潜艇执行任务遇到险情，心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现在能看到你顺利长大，我感到很欣慰。”

夕阳的余晖，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我突然发现，他平日里笔直的身板有些佝偻，两鬓也添了许多白发。原来，在我眼里无所不能的父亲，也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。

母亲说，我奋力奔跑的样子，像极了父亲年轻的时候

战友们都说，我真正发生变化是在那个夏天以后。他们发现，我眼神里的迷茫少了，昂扬奋发的斗志足了。

每天晚上熄灯后，健身房和操场跑道上总能看到挥汗如雨的我，学校图书馆也成了我周末“打卡”的宝地。

正当我满怀憧憬奔向未来的时候，一场意外降临了。

助跑、起跳、落地……那天下午，我和往常一样在操课结束后独自加练。飞跃矮墙落地那一瞬间，我清晰听到了自己左膝盖错位的咔嚓声，当时便再也无法站立。

疼痛难忍，可我没有放在心上，以为只是简单的膝盖扭伤，休养一个月后又重新踏上训练场。谁知，在随后的木马训练中，我落地瞬间再次轰然倒地……

父母闻讯从家里赶来。华西医院给出的诊断结果让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——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、半月板撕裂。这是一场不可逆的严重伤病，如果不做手术将无法剧烈运动。

此时，距离我的毕业考核仅剩一年时间，而手术休养至少需要一年以上。我想起了父亲曾经失之交臂的军官梦，心中不由恐慌。

难道，同样的命运也摆在了我的面前？我怎么能甘心！和父母商量后，我很快就有了自己的打算。

这注定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。能下地后，我开始了恢复训练。从每星期完成一个5公里，到每个星期坚持跑完3个10公里，被汗水浸泡出盐痕的护具见证了我的咬牙坚持。上肢力量训练、核心力量训练……几乎每个周末

我都泡在健身房里。

距离毕业考核只有3个月时，我们进入深山开始封闭式集训，为考核做最后的冲刺。那时，我仍不确定自己能否顺利通过毕业考核，觉得自己遇到了人生中最迷茫的一段时光。一个个辗转反侧的夜里，父亲反倒成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。

考核的日子如约而至。父亲不远千里来到考核场为我加油。每当我跑完一圈，他便向我挥手致意。最后，我终于咬牙顺利完成了全部考核。

母亲说，我奋力奔跑的样子，像极了父亲年轻的时候。

有一天，我也会成为父亲

得知我毕业后来到遥远的新疆工作，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父亲反倒有些局促不安。

听母亲说，那段时间父亲总是失眠，生怕我到了新单位后不适应。

火车一路驶向新疆。看着映入眼帘的荒漠戈壁，第一次来到北方的我甚至有几分兴奋，一路上不断将沿途的风景拍下来发给父母。

驻地偏远，但人心很暖。到单位后不久，支队首长得知我的伤病情况后，立即安排我去大医院做手术。

接到电话，刚退休的父亲还没有在家享受一天安稳日子，便带着母亲从5000多公里外的家中赶来，在我身边日夜陪护。期间，奶奶身体出现状况，父亲又赶回浙江老家，安排奶奶的手术事宜。

父亲一直觉得自己对家人亏欠太多，也一直在努力为家人做些什么。待我伤愈后，父亲坚持要亲自感谢部队领导和战友，不远千里送我归队。

那是一个下午，父亲提着行李箱步履蹒跚迈入火车，满头银发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

火车启动的一瞬间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就像父亲那年送我上学一样，此时我已经换上了崭新的中尉军衔。

现在，我已基层部队任职近3年。平时在工作上难免遇到困难，每到这时，我总会想着“换成父亲，他将会怎么做”。慢慢地，我好像寻找到了一种攻坚克难的精神动力。

离家久了，我偶尔也会想家，脑海中会浮现出父亲年轻时坚守海岛的画面。我时常在想，多少年以后，有一天，我也会成为父亲，也会生出满头银发。或许，那时我便真切懂得送我参军、盼我成长的父亲。

左图：张南翔一家三口合影。

图片由作者提供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家 国 与 春 秋

■南海舰队某部退役一级军士长 张宏

对一名军人来说，荒漠本身并不可怕，最难的抉择其实在小家与大家之间。我父亲是空军某雷达团的一名通信台长，年轻时便主动申请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。小时候，母亲带着我从浙江老家到贺兰山辗转数千公里风尘仆仆探亲的岁月，至今令我记忆犹新。

结婚以后，妻子经历了比我母亲更加艰辛的历程。当时交通不便，探亲一次几乎把所有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。儿子出生3个月的时候，妻子带着母亲和儿子来队探亲。不料，他们途中遭遇了一次意外事故。接到妻子从电话亭打来的无助电话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我顿时感到心如刀割，只好一个劲儿地安慰她。

时光荏苒，从结婚到随军，家属带着孩子在探亲路上来回奔波，一“奔”便是10年。现如今，她总以女汉子来调侃自己。

每年新毕业干部到单位后，年轻人总会产生各种思想顾虑，觉得理想与现实差之甚远。还记得，有一位航海长学员来到岛上后，因担心长时间和外界脱轨找不到对象，一度产生迷茫。作为一名老班长，我主动给他讲解支队的发展历史和自己的亲身经历，“只要认准方向，哪里都能干出成绩”。通过潜移默化的引导，他渐渐端正了思想态度，现在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潜艇艇长。

儿子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。能亲眼看见他从一名地方青年成长为一名部队干部，我心里深感欣慰。特别是他赴边疆工作以后，单位领导及时帮助他渡过难关，他也逐步坚定了长期扎根的信念。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，我希望他能不忘初心，脚踏实地地为部队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

我的军旅生涯，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但当祖国需要的时候，我定“若有战，召必回”，义无反顾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，为祖国、为海疆履行一名军人的神圣职责。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

第899期

父亲说